

# 黑暗中的 皮肤

[民间故事·胆小鬼] 精选丛书

周德东◎编著

H E I A R Z H O R G D E P I F U

精彩绝伦的故事

扑朔迷离的情节

层出不穷的意外

让人永远想象不到下一个危机是什么……

民间故事·胆小鬼] 精选丛书

Н Е Т А Р З Н О Р Г Д Е Р Т F U

# 黑暗中的 皮肤

周德东◎编著

◆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中的皮肤 / 周德东编著.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8.6  
(民间故事: 胆小鬼精选丛书)

ISBN 978-7-80221-593-1

I. 黑… II. 周…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5413 号

# 黑暗中的皮肤

周德东  
编著

出版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 鸿儒大厦B座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320825(发行部) (010) 88361317(邮购)
传 真	(010) 68320634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1.75
字 数	205千字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24.00元
书 号	ISBN 978-7-80221-593-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你去问马吧	周德东	001
职业恐惧	周德东	012
幽灵船	周德东	015
偶人	周德东	032
我找ZHU XIAO JIE	刘峻涛	044
黑暗中的皮肤	李西闽	063
食尸者	犬袖遮天	068
姐，外面有个人	小妖尤尤	081
面具凶手	非吾	090
梦非梦	李西闽	096
你的同桌不是我	红警苏红不懂爱	101
蓝格子沙发有秘密	江村旧年	113
情人节那天的地铁	卡佳	120
梦中梦	犬袖遮天	124
七七	谡谡乖乖	131
那时爱情	可凡	137
骨	沈弦弦	142
墓碑	周德东	149
打捞	周德东	151
对面的楼房	周德东	153
向日葵	周德东	155
十点十一分	七根胡	157
1370136****	周德东	169

# 你去问马吧

周德东

## 失 踪

这件事从开始就有点怪。

我的朋友张潢是2002年7月24日失踪的。他的房东打电话对我说了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马上打电话告诉了他的妻子。

其实，说缝缝是他的妻子有些勉强。三年前，缝缝就坚决地向张潢提出要离婚，但是他死活不同意。据说，他在缝缝面前哭过很多次，也跪过很多次，缝缝始终没回心转意。

一直到最后，张潢也不肯和她去办离婚手续，缝缝就和他分居了。其实，她早就和另一个男人好上了，不久，她和那个男人公开住到了一起，差不多成了事实夫妻。

那个男人很有钱，丧偶。

知道了这个信息，我们马上会想到这个女人嫌贫爱富什么的，但我觉得，也许人家两个人真是有感情，要不然也不会如此执著。并非所有的有情人都能成眷属，并非所有的物质爱情都不幸福。

反过来，张潢倒有点迂腐了，人家都过上日子了，你还死死抓着一纸结婚证不放手，有什么意思呢？自己过不好，也不让人家过好。

不过，在缝缝跟那个男人一起生活的一年里，张潢从没有去找过缝缝，更没有去闹过事。他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几乎天天醉酒，也不画画了，荒废了他的艺术……

那段时间，电视台正在播放《121大案》，片头歌是那声嘶力竭地呼喊：“枪响了！——出事了！——”

我感觉，张潢肯定出事了。我怀疑是缝缝现在的那个男人干的，因为张潢是他和缝缝未来的一个阻碍，现在的一个阴影。或许，缝缝也参与了。碎尸？

001

你去问马吧

活埋？混凝土浇筑？

这一晚，我内心惊悸，失眠了。

我知道，缝缝和张潢是在海边认识的。那是个黄昏，风很凉。

缝缝应该算是个文学女青年，她从小就幻想一种诗意的生活。而我的朋友张潢是个画家，长发披肩，高大英俊，气质不凡，当时他正在沙滩上作画。到海边捡贝壳的缝缝走过他的身旁，好奇地停下来观看。

张潢是个不善于和女孩打交道的人，他醉心于自己的画，根本没在意旁边有人在看。后来，缝缝主动和他搭话，又索要了他的手机号码。第二天，缝缝就约他吃饭……

可以说，缝缝对张潢是一见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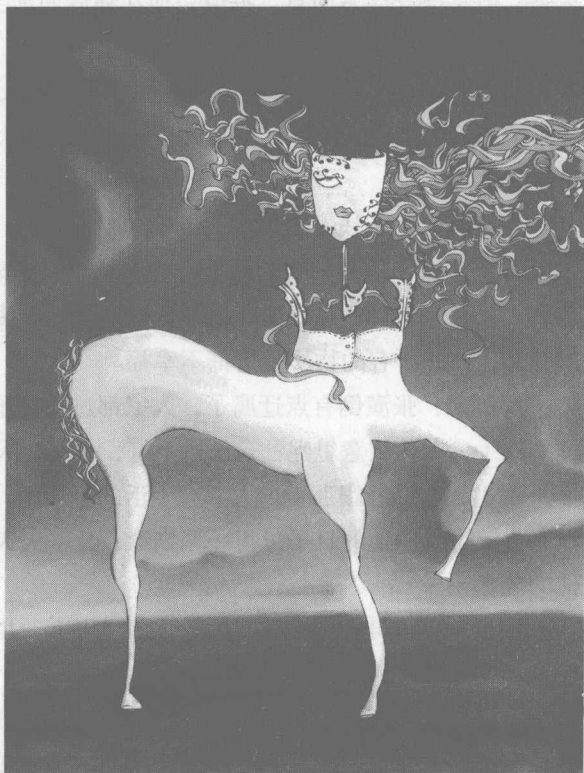
结婚后，张潢对缝缝特别好，只是张潢除了画画别无所长，他又不肯把他的艺术变成钞票，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拮据。有一次，有个书商托我帮他物色个美术编辑，薪水挺高的，我找到张潢，想推荐他去，却被他一口回绝。

他们婚后7年一直靠缝缝的工资生活。

张潢只挣到过一次钱，那还是我帮他联系的——有个台湾的画商，看中了他的画，在台湾为他办了个画展，卖掉了三幅，除掉展厅租金和画商的代理费等，他得到了4200元人民币。那次，他们两口子专门请我吃了一顿饭。缝缝特别高兴，笑得像个孩子，她说：“我家张潢也能赚钱啦！”

我当时有点心酸。

几天后我听说缝缝和张潢大闹一场——他们有近万元的债，而且连个空调都没有，热得喘不过气。可是张潢却花了3000多元钱为缝缝买了一个戒指。缝缝气



得大哭起来，张潢坐在一旁，一言不发……

缝缝在电话里听我说了张潢失踪的消息，没有哭，听语气好像很生气，她让我想一想，张潢可能去了哪里。这没有消除我的怀疑。

我打算天一亮，就到派出所去报案。

## 疯子

还没等我报案，缝缝就打来了电话，她急急地说：“G市一家宾馆的保卫部打来电话，说张潢在他们那里，他疯了！”

我的脑袋像挨了一闷棍。

但是，我马上感到了一种恐惧，觉得这个事件有点熟悉，好像多年前做过的一个梦。难道现实中发生的事，很久以前就以梦的方式对我这个不相干的人做了预兆？

缝缝说：“你知道，他没有什么亲人。你是他最好的朋友，我只有求你了，跟我去把他接回来吧。”

我说：“好吧。”

我们是坐飞机去的。

我好久没见过缝缝了，她打扮得很华丽，一看就知道她现在的生活很充裕。一路上她的话很少，显得心事重重，焦灼不安。

中午，我们就到达了G市那家宾馆——鸿雁宾馆。

负责人对我们说：“这个客人是7月20日住进来的。开始，他还挺正常，只是有点阴郁。第二天早上，服务员去收拾房间，发现他已经疯了，我们马上派两个保安把他看护起来，然后翻他的笔记本，上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我们就立即打了电话……”

然后，他就带着我们去了张潢的房间。

我们出了电梯，走近那个房间的时候，缝缝在我身后突然受了巨大惊吓一般尖叫了一声。我哆嗦了一下，回头看去，她昏厥在地。我急忙抱起她，掐人中，过了好半天她才醒过来。

“你……怎么了？”

她极其虚弱，欲言又止。我想她可能是神经太紧张所致，也就不再追问，扶着她走进那个房间。

张潢脸色铁青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眼珠一动不动。

那个负责人和两个保安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我、缝缝和张潢。很静。

我轻轻地试探地问：“张潢，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他望着天花板，不理睬。

我又指着缝缝问：“那你知不知道她是谁？”

缝缝万分紧张地注视着张潢的反应，他仍然望着天花板不说话，眼神空茫而呆滞，一看就是精神不正常的人。

我再问：“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张潢突然把目光投向我，嘶哑地说：“你去问马吧！”

我一下就蒙了。

我陡然想起来，这是一篇小说中的一句话！而这个事件，也正是那篇小说中的一个情节！

实际上，我并没看过那篇小说，是张潢讲给我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张潢神秘地对我说：“我刚刚看到一篇小说，名字叫《你去问马吧》，写的是爱情，但是我看了后，却觉得特恐怖。”

接着，他就对我讲起了那篇小说：

有一对夫妻，那个女人移情别恋，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

有一天，她突然听说她的前夫在另一个城市的一家宾馆疯了，她立即赶去，看见她的前夫躺在床上，两眼发直，看着天花板，一言不发。她就哭着问他——你怎么了？你忘了我是谁吗？问了好多遍，那男人终于冷冷地说：你去问马吧！

缝缝的眼泪缓缓流出来。

从此，张潢要么不说话，要么就是这一句：你去问马吧！

## 报 复

第二天，我和缝缝带着张潢返回，在火车上，张潢蔫巴巴地缩在一角睡着了。缝缝静静地看着他，慢慢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昏厥吗？”

我突然说：“我知道。”

她愣了。

“昨天，你走进那家宾馆，爬上那个楼层，靠近那个房间，越来越感到熟悉……对不对？”

她瞪大了眼睛。

“你忽然意识到，他是在报复你，他是用他的疯在报复你。因为10年前，





你和他旅行结婚度蜜月，就住在这个鸿雁宾馆，而且就是这个楼层这个房间。

当年，鸿雁宾馆在搞一个活动，凡是在他们宾馆度蜜月的新人，10年后可以再回来，免费度锡婚蜜月。当时还给你们发了一个承诺卡。今年7月20日，是你们结婚10周年纪念日，他一个人来了。那承诺卡都发黄了。这么多年来，你以为早丢了，没想到他还一直珍藏着……”

缝缝更惊异了。

我说：“这是一篇小说，很早以前，张潢对我讲过的一篇小说。”

缝缝看了看熟睡的张潢，又看了看我，有点高兴，她说：“难道张潢是在按照那篇小说在表演，想让我回心转意？”

我难过地摇摇头：“不，我能感觉到他绝不是在进行演戏。也许，他清醒的时候，是效仿那篇小说的情节，一个人来到了这个宾馆，之后，他就真的疯了，诀别了这个真实的世界，彻底进入了那篇虚拟的小说。他说过，他害怕那篇小说，尤其是那句台词——你去问马吧。”

缝缝的眼泪又掉下来。

我叹了口气，继续说：“换一个思路吧。为什么多年后发生的一件事，多年前就在小说中出现了呢？这事情太神秘了。”

是的，这世上有很多事情都太神秘了，只有马知道。

……

半夜的时候，缝缝倚在张潢的身上睡着了。他们睡得很亲密，很安详。火车在朝前飞奔，车窗外的油菜花漫山遍野，开得那么灿烂，令人想哭。

## 梦中的马

缝缝是个好人，她决定把张潢接到她的家中。

她后来的男人叫克利，比缝缝大8岁。他当然不愿意接受缝缝的这种做法，夫妻两个人过日子，生活中突然又多了她契约上的丈夫，这算怎么回事呢？

缝缝说：“克利，我和他好歹夫妻一场，怎么忍心看着他被送进疯人院呢？假如，有一天你疯了，我也不会那样做啊！”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要你照管他呢？”

“他没有什么亲人。”

“你可以给他请个保姆，我们出钱。”

可是，缝缝到劳务市场跑了几趟，人家一听说侍奉一个精神病人，都不来。没办法，她又央求克利。克利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缄默：

“你就当他是我弟弟吧。”缝缝哭着说。

克利把她搂在怀里，无奈地说：“我把他当成我弟弟。”

就这样，张潢留在了缝缝家。

忘了交代一个重要的细节：克利在郊区开了一个跑马场。

这个跑马场占地数万平方米，国际标准白色木制栏杆，引道，马闸，大看台，小看台，服务楼，停车场……

他拥有几十匹良种赛马。

缝缝经常跟驯马师学骑马。那些马都是从爱尔兰、瑞士等国引进的优秀的纯血马和混血马，缝缝都认识它们了，甚至能叫出它们的名字。

克利在城里有一套房，很高档的住宅楼。但是，为了便于经营，平时他和缝缝一直住在跑马场附近的别墅里。那别墅是个小二楼，克利和缝缝住在一楼，让张潢住在二楼，他如果想外出，必须经过一楼。

张潢似乎从没有想过走出这个豪华的小楼。吃饭的时候，保姆就把饭菜给他端上去，他吃饱了，就缩在他的房间里发呆。他永远拉着窗帘，也不开灯，他的房间里总是暗暗的。他甚至连楼都不曾下来过。二楼有厕所，他吃喝拉撒都在二楼。

缝缝很少上楼去陪他，尽管她知道她应该经常跟他聊聊天。她怕克利不愉快。

一次，克利不在家，缝缝上了楼，推开他的门，看见他正在暗暗的房间里画画。

他还在画画！

缝缝走近他，轻轻说：“张潢……”

张潢像受了惊吓，急忙把他的画收起来，塞到床下去。

“你在画什么？”缝缝问。

张潢木木地看着她，不说话。

“告诉我，你在画什么？”

“你去问马吧！”他突然说。

缝缝叹口气，静静端详他一阵，转身慢慢下楼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克利跟缝缝在楼下的客厅里聊天，或者在楼下的卧室里做爱，张潢就在他们头上盯着地板发呆。

自从张潢进入了他们生活中，克利的情绪一直不太好，话语也少多了。缝缝有点惴惴不安。总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可是，张潢是个孤儿，该怎么办呢？

这天晚上，克利在跑马场工作一直到很晚才回家。

睡到半夜的时候，他突然坐起来，惊叫着跳到地上，在卧室里狂跑。缝缝一下就醒过来，见到眼前的情景，她吓了一跳，大声说：“克利，你干什么？”

克利不停地狂跑，直到一头撞了南墙，才惨叫一声，摔在地毯上。

“小关！小关！”缝缝一边喊保姆一边惊慌失措地打开灯，跳下床。

克利正用手捂着脑袋呻吟，他的脑袋流血了。这时候，他终于醒过来，艰难地站起来。

保姆推开门，大声问：“阿姨，怎么了？”

“快点拿止血药来！”缝缝一边说一边把克利扶到床上，不解地问：“你怎么了？做梦了？”

克利痛苦地摇摇头。

保姆把药拿来了，缝缝给克利敷了一些，血止住了。克利朝保姆摆摆手，意思是不需要什么了，保姆就退下去了。

“你到底是怎么了？”

“……我恍惚看见一匹黑马，它追我。”

“你那是做梦。”

“它追了我半宿。我实在跑不动了，瘫倒在地，它用前蹄狠狠地踩我，踩我的脑袋……”

“黑马？是木炭？”

克利想了想，摇摇头。

“是四蹄雪？”

克利还是摇头。

“是腱子？”

“它不是咱家的马，我从来没见过。它的马鬃很长，垂下来，挡着它的眼睛……”

缝缝轻轻抚摸着克利的头，说：“你可能是哪一天受了马的惊吓。还疼吗？”

“没事儿，睡吧。”

缝缝觉得克利是太累了，睡觉魔着了，并没有太在意。

没想到，几天后的一个夜里，又发生了相同的情况：克利睡到半夜突然又坐起来，一边叫一边发疯般地冲了出去，竟一头撞在了一根柱子上，惨叫一声，栽倒在大理石地面上。这次，他头上的伤口很大很深，缝缝追出去，吓坏了，呼叫保姆快拿来药和纱布，匆匆地为他包扎了一下，然后把他扶上轿车，向医院疾驰。

在医院里，克利说起他的梦时，双眼还充满惊恐——还是那匹黑马！它像鬼魂一样在后面对克利穷追不舍。他跑在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的草原上，累得筋疲力尽，一头摔倒在地，那黑马就冲上来，高高扬起前蹄踩他的脑袋……

这时候，缝缝突然想起张潢那句疯话：你去问马吧！猛地抖了一下。

回到家，保姆正坐在客厅里等他们，房间里亮着灯。缝缝进门后，看见通往二楼的楼梯黑乎乎的。她小声问保姆：“张潢没下来吧？”

保姆说：“没有。刚才我听见楼上好像有动静，我悄悄上去趴在他的门缝看了看……”

“他在干什么？”

“他的房间里挺暗的，看不太清楚，他好像在画画。”

缝缝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个疯子，深更半夜不睡觉，竟然在画画！

……

后来，缝缝带克利去看了几个心理医生，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这一天，天黑之后，缝缝还是像往常那样，坐在克利的旁边，静静望着他，直到他睡着。她一直抓着他的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克利似乎睡得很安详。

夜越来越深，跑马场偶尔传来一声马叫。

过了半夜，缝缝实在熬不住了，她觉得今夜克利不会再有什么问题，就盖上被子，躺下了。但是，她没有关灯，她的手依然抓着克利的手。

当她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突然觉得克利的手猛地抖了一下，接着恐怖的事情就又一次发生了：克利尖厉地叫了一声，猛地坐起来，转身就要朝床下跑，缝缝打个激灵，敏捷地搂住了他！

“克利！”她大声叫喊他。

克利一边想奋力挣脱，一边惊恐地回过头，当他看见缝缝的时候，显得

更加害怕，他声嘶力竭地叫道：“别踩我！别踩我!!!”

缝缝死命抱着他不放手。保姆也跑过来，和缝缝一起抱住他。

终于，克利不再挣扎了，他直僵僵地坐在床上，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求求你，别踩我，别踩我……”

缝缝紧紧搂着他，气喘吁吁地对保姆说：“你上楼，看看，张潢，他在干什么。”

保姆立即跑出了卧室，顺着楼梯爬向黑乎乎的二楼。

过了一会儿，她轻手轻脚地下来了，小声对缝缝说：“他没睡，好像还在房子里画画……”

缝缝猛地又抖了一下。

克利的眼睛越来越迷蒙，终于慢慢躺下来，闭上了眼睛。他一直没有彻底醒过来。

缝缝坐着，再也没敢睡。

第二天一早，克利醒来了，一点不知道昨夜发生的事情，只说那匹黑马又在梦中追他了。

克利被这个相同的噩梦折腾惨了，他的面容越来越憔悴，甚至有点精神恍惚了。

后来，一到了夜晚，克利和缝缝都有一种条件反射的恐惧。

这一天，两个人在沙发上静坐着，一直到了很晚。终于，缝缝说：“克利，咱们睡吧。”

克利听了这话，突然哆嗦起来。缝缝一下就抱住了他。他的身体抖得很厉害，缝缝用全身的力气都无法止住他，反而随着他一起哆嗦起来。

“克利，你怎么了？”她都快哭了。

克利盯着楼梯，瞪大双眼，说不出话，抖得越来越猛烈。

“克利，你别吓我啊！没事的，没事的！”

克利突然不抖了。他挣脱缝缝的胳膊，蹲下身，突然嘻嘻地笑起来。

“克利……”

克利的双肩颤动着，一直在笑，笑得极具深意。

“克利，你笑什么？”

克利似乎洞察了一个巨大的秘密，他满意地抿着嘴，站起身，朝门外走去。

“你去哪儿？”

他不回答，快步出了门，一边走一边憋不住地笑。

“克利！你站住！”

缝缝追了出去，跳到他前面拦住了他：“你到底要干什么去？”

“我回马圈。”

缝缝张大了嘴，她意识到——克利也疯了。

“克利，这就是你的家啊。”

克利收了笑，警觉地观察缝缝的眼神，说：“你是不是疯了？”

缝缝的眼泪一下就涌出眼眶，她拉住克利的手，轻轻地说：“克利，我跟你一起回家，好吗？”

克利显得高兴起来，他一下就趴在地上，说：“来，你骑上我，这样快一些。”

这天早上，天阴得极其圆满，黑色的云低低地压在头上，令人透不过气。

克利笑吟吟地翻看他的账本，嘴里咕哝着什么。

万念俱灰的缝缝对保姆说：“你领张潢出去，到外面的花园里转一转。”

保姆说：“好。”

张潢跟着保姆木木地走下楼梯，像机器人一样转过头，好奇地朝缝缝和克利看过来，一直到了门口，他才把头转过去。

等他出了门，缝缝一个人爬上了楼。

她走进张潢那个暗淡无光的房间，弯腰朝他的床下看去，那里面藏着他深更半夜画的画！

她把那些画抱出来，一共三幅，她一看就呆住了：他画的都是马，黑马。这三匹马的姿态都是一样的，高高扬起前蹄，似乎还在长长地嘶鸣。

缝缝和克利的关系刚刚开始的时候，张潢曾经跟踪过她很多次。这件事没有任何人知道。

他发现，每次缝缝都来到这个郊区的跑马场，她进了那幢别墅之后就不见了踪影，他只看见那些马在他的眼前扬鬃刨地，晃来晃去。

这些马的影像一直伴随着他仇恨的记忆，深深刻在他的大脑中。

于是，他疯了之后，马就通过他的画笔，从他的大脑里奔腾出来。

而缝缝发现这些画之前，克利已经看到了。他总觉得这个疯子的目光能够穿透楼板，日夜监视着他和缝缝的生活。终于，他忍不住，走进了张潢的房间，他似乎想探清某个秘密，要不然，他会坐卧不安的。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发现，只是看到了张潢画的画——那是一匹黑马！

从此，他更加不安了，脑海里始终浮现那匹奔腾的黑马……

终于有一天，画中的黑马在克利的梦中出现了。

就这样，黑马从张潢的大脑跑进了克利的大脑。

## 爱情世界

就这样，缝缝一个人支撑着跑马场，同时服侍着两个疯男人，艰难地生活着。

我去看望过他们几次。克利总是喜欢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而张潢还是整天待在他的楼上，从来不说话。

因为克利已经精神失常，缝缝没什么忌讳了，经常上楼陪陪张潢。渐渐地，她发现张潢的眼神似乎有了些光亮……

笼罩着悲剧色彩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一直没有出现变化。

这中间，那个保姆要嫁人，离开了这个家。缝缝感到更加孤独了。

这一天，缝缝和克利正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克利突然趴到地上，做着马的各种动作，刨蹄、刨蹶子、喷鼻、甩鬃……惟妙惟肖。偶尔还嘶鸣，叫得跟马一模一样。

缝缝拉他，他像孩子一样不起来。

这时候，缝缝听见有人慢慢地问：“他怎么了？”

她回头一看，是张潢。他站在黑乎乎的楼梯上，极其迷惑地望着地板上的克利。



缝缝的心“咯噔”一下，猛地感觉到——张潢已经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她胆战心惊地轻轻叫了一声：“张潢……”

张潢望着她，似乎在努力地想，想这个人是谁。

“张潢，你记得吗？我们的鸿雁宾馆……”

“缝缝？”张潢问了一句。

缝缝扑过去，一下抱住他，两个人的眼泪都“哗哗”流下来。

## 职业恐惧

周德东

一般说来，女人都不敢杀鸡杀鱼，这些血雨腥风的活，总是由男人操刀，女人只是扎着漂亮的围裙掌勺。不过，葛麦的太太似乎不一样。

她从来不做饭，但是她嗜好杀生。

葛麦是秋天结的婚，已经三个月了，他发现，每次她剁下鸡头或者剖开鱼膛，都显得十分快慰，有点像……男人做爱时的表情。

葛麦感到，太太的心理素质极强。仅此而已。

有一次，葛麦正在看电视，突然太太朝着墙角瞪大了双眼。

葛麦顺她的目光看过去，是一只老鼠。它像箭一样从A点射向Z点，中途突然停顿，两只亮晶晶的小眼珠转来转去。

惊喜的表情定格在太太脸上，她慢慢地抬起脚来，无声地摘下一只拖鞋，突然甩过去，竟然准确地砸在了老鼠身上，它四爪朝天，抽搐了几下，毙命了，没出一滴血。

葛麦瞠目结舌。

我们可以把这个事件看成偶然，比如，有时候我们查字典，一下就翻到了那个字。

但是，葛麦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太太能够打中这只老鼠，绝对不是碰巧，而是跟技术有关。

转眼一周过去了，太太的病依然不见好。

她一天比一天变得精神恍惚，性情焦躁，不是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就是黑夜里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发呆。

葛麦感到，太太越来越陌生。

他试图跟她交谈，可是，她却说不出话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加紧为她



四处求医问药。

这天早上，她在纸上写了一行字，递给葛麦：“晚上买一只鸡回来。”

晚上，葛麦买回了一只褪了毛的白条鸡。他是在钻她的文字空子，故意跟她耍赖皮，他想试试她到底会怎么样。

她见葛麦买回了一只白条鸡，脸一下就白了，接着就“呜哩哇啦”地怒吼起来。很快她就住口了，痛苦地咳嗽起来。

葛麦抱住她的肩，想哄逗哄逗她，却怎么都提不起情绪，只是解释了几句。说他路过自由市场，都收摊了，只有卖白条鸡的……

过了好半天，她似乎平息了怒气，坐在沙发上愣神。葛麦就趁机钻进厨房，去做饭了。

他做的是小鸡炖蘑菇。太太没有吃一口鸡肉，只是喝了点汤。

夜里，没有月亮，刮起了大风。

葛麦没有睡着，他竖着两只耳朵，捕捉太太的鼻息。

太太没有一点动静，似乎睡着了。葛麦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又有些淡淡的失望。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后半夜，他被一阵古怪的声音惊醒。那是磨刀的声音：“唻!唻!唻!”很孤单，很缓慢，像一个老人的心事。

葛麦仰面躺着，他没有转头，只是慢慢地伸出手，朝太太摸了摸，身旁空着。他的心一下就失重了。

她在干什么？

他一动不动，静静地等待。风声一阵比一阵紧。

过了很长很长时间，那磨刀声终于停止了，太太好像有些疲惫地站了起来，慢腾腾地迈步了。她的脚步声很轻，无疑她是光着脚的。

她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又从这个房间走到这个房间……

天冷了，家里的蚊子和苍蝇都灭绝了，再没有可以杀戮的活物了。

想到这里，葛麦打了个冷战。

终于，她朝卧室走过来。虽然没有月亮，葛麦还是看见她手里拎着一个亮闪闪的东西。

他想起那三尺远的预谋，不由全身发软。他觉得他不是她的对手。他用手紧紧抓住棉被，在黑暗中眯缝着眼睛，死死盯着她。

她停在床前，仔细端详这个佯睡的男人。

葛麦的神经就像拉到了极限的弹弓，微微颤抖着，眼看就要崩断了。

终于，她说话了，她的声音哑得像个男人：“杀……”接着，她猛地抖